

城市表情



“裸婚”初体验

郝晋新

不知不觉间,成为已婚“妇男”已六月有余,回头张望来时路,一把“辛酸泪”,又有谁人知……曾几何时,我还是“正太”一枚,尔后外出求学,没能赶得上早恋的列车,却已经“裸婚”嫁做人夫。各位看官切莫着急,且听小生慢慢倾诉我的“裸婚”初体验。

在此强调一下,虽然我自认为在裸婚的半年里,饱受“蹂躏”之苦,但我们是自由恋爱,并不是旧社会式的包办婚姻。我俩结识于象牙塔,但并非同学或校友,而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。无意中给我们牵了线、搭了桥的中间人,也因不经意间做了媒人而在我们婚后的“争吵”中一次次被牵连进来。在我们的争吵中,她要苦口婆心地两头忙,做调停人,老婆大人还多次扬言要把我向她退货并索赔。

说到裸婚,我们真的是裸得很彻底,没车没房没举行婚礼,只花了9元领了两个大红本。说到这里,不得不由衷感谢岳父岳母大人的包容和理解,肯将他们养育了22年的闺女下嫁给我这个穷小子。话说回来,感动归感动,岳父母大人的恩情不能抵消我那老婆大人的“法西斯”行径。

裸婚的当晚,老婆便向我宣读了她单方面制订的,未经表决的,我至今觉得无效但一直在执行的“家规”洋洋洒洒100余条。这一“家规”中遍布“霸王条款”和不公平规定。比如,规定外出不允许看美女,一经发现违规,扣除当月零花钱50元/次;老婆说的任何话,不许回嘴!此外还有“三从四德”像一座大山压在我脆弱的心头,让我久难以平静。

在财政大权的“争夺战争”中,老婆用尽“威、逼、利、诱”各种手段想全权把持家中财权,但我誓死不从。其实,我只不过想争一点支配权,不想靠领零花钱过日子。结果,您猜怎么着?我弱弱的争行动把老婆惹急了,导致家中易损、易坏物品几乎无一幸免。摔得一地狼藉,损失大把银子人家不心疼不讲,轰隆隆的破裂声引得左邻右里的围观,害得我的小脸全丢尽了。最重要的是,人家抓住时机,光打雷不下雨地一阵吼叫,说我家暴,害得我看不清真相的群众鄙视。鄙人一个85后的小生哪里见过这架势,自那一战我再也敢提“财权”这一敏感话题了。

在年纪小的时候,我看到怕老婆的“前辈”们被“迫害”,总是一阵不屑。何曾想,到了我这里,被欺负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,实在是汗颜。曾经有人说,婚姻是两性无硝烟的战场,我不以为然。六个月的“裸婚”初体验让我明白,往往过来人的忠告真的是至理名言……

万家灯火

爸爸的光荣

宋扬

爸爸退休在家,学校还每年都找他们吃吃饭,畅谈学校的前景,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,福利待遇也很不错,每年春节学校领导都到家来探望。看着爸爸妈妈这么开心,我从心里感谢学校没有忘记他们,社会没有忘记他们。

我上小学时,爸爸在一所中学当教导主任。学校很大,学生素质参差不齐,学校条件也不到封闭管理的程度,常有社会上的小流氓、小痞子来勾搭和骚扰学生。教导主任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,在家儒雅和蔼的爸爸,在学生面前就得摆出一副黑脸包公的面孔。爸爸是尽职尽责的,每天早出晚归,他的心时刻惦记着他的学生。遇到学生和社会青年打架,爸爸总是冲在最前,大喝一声,他们是他们的老师,有什么事情和我!

爸爸有个简易的书架,满满地摆着数学工具书和一些中外名著。我从爸爸的书架上偷书看,看不懂的就扔在一旁,并不懂得爱惜。爸爸有个学生,偶然看到了爸爸的这些书,如获至宝。那时候,家家都很困难,学生的工具书、习题集都是很少的,能拿到这么多书,可想而知那个学生是多么开心。他一本书看完了,就再来换一本,那个简易书架上的书成了开启阿里巴巴宝库的钥匙。那个学生是数学科代表,爸爸跟他说自己上学时也当过数学科代表,而爸爸的班主任是全市优秀教师。那个学生不负众望,最后考大学时考进一所很不错的大学。

爸爸也不是没有后悔的事情。爸爸曾满是愧疚地说,有一次,一个学生偷东西被派出所警抓了,爸爸代表学校去接学生。这个学生以前就有小偷小摸的行为,在我爸爸面前再三保证过不再犯。爸爸一看是他,气不打一处来,狠狠地打了他。那学生捂着红彤彤的脸蛋,在冬日的寒风里,指着天发誓,他要牢牢记住这一巴掌,再也不让自己的人生蒙羞。很多年以后,被爸爸打过的这个学生,曾到家感谢爸爸,说爸爸的一巴掌打醒了他,让那个懵懂的少年记得了什么是耻辱,什么是不能逾越的底线。那个时代,老师们体罚学生的事情还是很普遍的,爸爸后来就非常后悔自己教育方法的简单粗暴。

爸爸现在退休在家,经常和我们讲起他过去的事,他以自己一生从事的教师职业为自豪,虽然我不想把爸爸称为教育家,但他几十年的生命都给了教育事业,我还是能体会到他为自己的一生所从事的工作而自豪。

人在途中

这个长假陪父母

苗君甫

国庆长假还没来,我们计划着出游的心就有点蠢蠢欲动。

从建立小家开始,一直被生活琐事拖累,没有机会出去玩,现在好不容易盼到一个长假,我和老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,商量着是去海边,还是登山?或者是草原?不管最后的决定是去哪儿,都是个最美的假期,这些天,我一直为这件事兴奋得红光满面。

趁着出门前的机会,我去商场给父母各买了一套衣服,用包裹寄回家,顺便给父母寄了1000块钱。电话里,母亲还是那么唠叨:“衣服够穿,花那冤枉钱干啥?有那钱还不如坐车回家,你都一年多没回来了……”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母亲,我们计划着出门旅游,这个假期不回家了。母亲的声音黯淡下来,不过依然唠叨:“那也行,是该好好出去玩

玩……”挂了电话,我突然有些喉咙发紧,眼睛有些发涩,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隔了一天,母亲又打电话来,说:“你爸看了天气预报,这几天天气变化大,要多穿几件衣服,你身体素质不好,老感冒,得穿厚点……”我在电话这边应着:“是、是、我知道,我们会准备好所有的东西的……”

隔了一天,父亲又打电话来,说:“国庆节出门的人多,你们买卧铺吧,硬座太辛苦了,火车上要注意安全……”我一一应着:“知道了,爸,我都这么大了,会照顾自己的……”

我计划着出门的那几天,家里的电话频繁地响起,父亲和母亲一会儿交代这事儿,一会儿交代那事儿,好像我是一个三岁孩童。

想着父母盼着假期我回家盼了多少天,而我却没有想过

要回家,我心里想的只是自己的旅行,却没有考虑到父母关于团聚的愿望,这样想着,即将到来的旅游竟成了压在我心头的石头,折射着我的不孝。

老公看出我的疑虑,说:“咱们回老家吧,那么多人去参加农家乐,咱回老家不是最天然的农家乐吗?”我看着老公,有些不敢相信。老公摸摸我的头发,笑着说:“想想家里的小院,还有桂花树,还有母亲手做的饭菜,还有爸种下的花草,应该不比哪个旅游景点差吧!”我忍不住上前拥抱这个男人,是的,他洞悉了我所有的想法,也知道我所有的顾虑,我们是最有默契的。

那么,这个国庆假期,就让我们收拾行囊回家去,带上满满的牵挂,带上浓浓的思念,带上深深的祝福回家去,好好陪陪父母!

花季雨季

陪老婆见网友

张晓峰

一向沾着枕头就睡的老婆这天夜里却一直翻来覆去,我问她有什么心事,她说:“我和你商量一件事,你可得答应我。”我问什么事。她又犹豫了一阵才说:“我要你明天陪我见网友。”我大惊:“不行,绝对不行,我不去,你也不能去。”老婆下岗在家,近来学会了上网聊天,天天泡在网上。我多次警告她,不要和异性网友聊天,弄不好就会发生网恋的。她总是聊着玩的,我们生活得这么幸福,还会和别人网恋?

老婆央求着我:“人家跑了几千里地,专程来见我,不见面太不够意思吧。”我也很生气:“怎么着才够意思?他的意思很明白,要和你发生一夜情的。”老婆也生气了:“你老是把人想得和你一样,我只是说得来,异性之间就没有纯洁的友谊了?亏你还是教书的,心胸这么狭隘。”我有些动摇。老婆继续说:“其实我自己去也能掌握分寸的,但是怕你知道了会胡思乱想,我也解释不清。我想来想去,觉得还是你陪我去更合适一些。”我说:“老公陪



老婆见网友,让人知道还不笑掉大牙?”老婆安慰我说:“没人知道的,况且总比我私自一人去见网友好吧。”我想了想,也是,如果她瞒着我私自去见那个网友,我怎么会知道?知道了心里还不天天跟吃苍蝇似的恶心。

我讨价还价:“我向你让步,但你也向我保证,见了这个网友以后,必须和他一刀两断。和其他的网友也要保持距离,否则,小心我把你休了。”老婆见我答应了,连忙点头:“一定,一定,我其实也知道这样不好。”我提醒她:“你也别高兴得太早,那个网友要是知道我陪着你去的,说不定就不和你见面了。”老婆说:“这一点你放心,他对我可是真心的。他既然想见我,无论我提什么条件他都会同意的。”我真半假地说:“好啊,刚才还说

是纯洁的友谊呢,这会儿不打

自招了,他都对你表白心迹了。”老婆脸红着说:“吃什么醋,人家又没有答应他。”第二天一大早,老婆就兴冲冲地跑到外面给那个网友打电话。过了几分钟,地铁青着脸回到了屋内。哼,果然被我说不幸而言中。我故意气她:“说好了吗?咱们和他几点见面啊?”老婆大骂:“男人没一个好东西!我一说让你陪我去,他就急,什么玩意儿,狼心狗肺。”我笑着说:“你这么恨他,告诉我他住在哪儿,我找几个哥们儿收拾他一顿。”老婆说:“这会儿早溜了。一听说你要去,先是急,后是怕。”

老婆这回算是看到了“男人”的本质,从此很少和陌生网友聊天了。陪老婆见网友没见成,把老婆的网瘾儿给戒了。前不久,她又到一家服装厂找到了一份工作。

城市空间

提升「硬件」

刘凌

部门里罗姐以前过得最潇洒,她老公是一家企业的高管,两人合起来收入不菲。虽然人近五十,可罗姐爱打扮,化妆品和衣服没想买就买。中午也不像别的女同胞那样带饭,她吃高档点心,喝咖啡。

可最近一段时间,我们发现罗姐变了,再

也不随便逛商场,也开始自带中餐,里面好像是头天的剩菜。为嘛突然对自己这么抠呢?我们百思不得其解。那天,见罗姐饭盒里都是些普通菜,小葱忍不住道出了心中的疑惑。罗姐强咽了一口素菜,又喝了口白开水,苦笑道:“刚给孩子买了一套房,把点老底子拿出来交了首付。我儿子工作还可以,但就是性格木讷,‘软件’差了些。交了几个女朋友,人家嫌他没有独立住房。没办法,我们只好提升‘硬件’。我告诉他要亮亮这个底牌。现在,找他约会的小姑娘比以前多啦……”

世相百态



劝架奇招

几天后,邻居家的战争又爆发了,我和老婆想再去劝架,老婆转身从厨房里拿出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来。我问里面装的是什么,她笑着说:“去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
来到她家,只见满地碎片、物件零乱,男人怒气冲冲,女人披头散发,正激战酣酣。老婆正要说话,男人抢先开口了:“你们不用来劝,劝也没用,我要和她离婚!”女人跺着脚高声回应:“离就离,我还怕你不成?这样打打闹闹,不得安宁的日子我早就受够了!”

老婆把手里的编织袋往桌上使劲一放,大声说:“我们今天不是来劝架的!看着你们吵架了就捧东西,我实在觉得心疼。今天我把我家那缺边残角的破盘碗全拿来了,一共十六个,你们就使劲摔吧,摔起来也挺响的!摔完后,再从你们家拿十六个好盘碗给我送过去。”女人跺着脚,气得你一脚就拿起好盘碗撒气,既损物又败家!小夫妻愣愣地看着老婆,老婆二话没说,呼呼地拽着我走了。怪了,从此以后,小两口不再吵架了,那噼里啪啦的声音再也没有响起过。

连载

山神不觉打了一个愣怔。他也有着一个“性格的悲剧”,就是拥有一副十分坚硬的铁石心肠而又十分容易软化。老跛的真诚道歉,使他的肚子忽然不都“咕噜”一声为一个响屁,悠悠然如立竿之竹,徐徐放了出来。他又立即差遣当值的斑斑,速向美女鸚鵡和猴王报信儿,让它们火速地来救援了。

磨盘山 跋陀和弟子在泉水边吃了干粮,本应向南走上一条羊肠小道,当日晌午即可到达嵩岳大室山和少室山之间的优美山谷。跋陀却执意要拐个弯儿登上磨盘山顶,从远处看看看那久远的嵩山主峰,画一幅《嵩山在望》的图画。他教导弟子们说,世上万象都要远看才能看得清楚,看嵩山也要隔着一段距离登高远看,等你把嵩山踩在脚下,就反而看不见嵩山了。两个弟子侍奉师父盘旋而上,抵达磨盘山顶。

跋陀放眼南望,只见嵩山主峰大室山横卧在崇山峻岭中,遮住了半个天空。但他也随之产生了说不明白的感伤,因为他感到自己是看到了一位英雄犹在,却已瘦骨嶙峋的老人。阳光在太室山上勾勒出纵横交错的万千条皱折,又使他发现了嵩山的浑厚和包容,因为在万千皱折里,他看到了一座座小若米粒的房舍,一缕缕如残雪未化的

心做事,听而不闻。鸚鵡又独自暗笑,继续扑闪着翅膀为跋陀扇风,扇了好大一会儿,才向跋陀脑袋上再次轻啄了一下,用天竺语对着他的耳朵叫道:“西来佛,西来佛!”跋陀头也不抬地问:“你是哪一个?”鸚鵡撒娇说:“请您看看我嘛,看看我!”道房听到了鸚鵡说话的声音,急忙转过头来,上下打量着鸚鵡,惊喜地说:“啊呀,你不是宫中小鸚鵡吗?”鸚鵡嗔笑说:“错,我已经是有嵩山户籍的小鸚鵡了!”

跋陀终于在画面上移开了目光,鸚鵡便从他的肩上升到了他的对面,悬空扑棱着翅膀。跋陀的眼眶里忽地涌出了老泪,用天竺语问道:“难道这真的是葵花,是那只终日枯卧笼中的葵花吗?”鸚鵡飞过来,落在跋陀的手掌上,用天竺语说:“就是那个葵花,可眼下,她是自由的葵花,嵩山快乐的葵花!”跋陀感叹说:“看呀,道房,我们的嵩山小鸚鵡比过去更漂亮了,她的羽毛更洁白,她的眼睛更明亮,她的花冠更美丽,她的身体也更健康了!”

一盘的路口。嗣已隐约听见,在他脚下的盘山路上似有异常的响动。跋陀仍在作画。葵花鸚鵡从深谷里匆匆飞来,悄然落在跋陀的肩上。跋陀浑然不觉,依旧作画不误。道房正从葫芦里向画碟里添水,埋头为师父打开颜料,没有察觉鸚鵡的到来。鸚鵡是收到小斑斑传达的山神通知以后,紧急飞到这里的。鸚鵡已经让那只小喜鹊——跟她形影不离的那男生,急飞嵩山主峰,紧急召集喜鹊家族全体成员和它们拐了几道弯的亲戚们前来助阵;新登基的猴王也已遵从山神的通知,率领三十名精壮公猴正在驰援途中。在救兵到来之前,美女小鸚鵡必须保持镇定的模样,并采取不会引起惊慌的方式,提醒跋陀和他的弟子们清醒地面对迫在眉睫的危局。

落在跋陀肩上的鸚鵡看到了跋陀额上的汗珠,开始轻轻地扑闪着翅膀为跋陀扇风。“善哉道房,送我春风!”跋陀口中念念有词,手中作画不停。道房只顾得用颜料饼调制颜料,没有听见师父的赞扬。只有鸚鵡在跋陀的肩上暗笑。鸚鵡又看到跋陀油光发亮的脑袋上有出汗后凝结的盐粒,又用她鸟金一般的尖喙轻轻啄去盐粒,轻啄时,跋陀的脑袋竟发出空灵的“咚咚”之声。跋陀头也不抬地说:“善哉道房,老聃又发新声!”道房只一羊群,一片片如老屋顶上长满瓦楞的黑森林。

当跋陀正在寻找嵩山给他带来的独特感受的时候,在他刚刚走过的盘山道上,头缠绷带的葛藤正在指挥他的打手推巨石、打路桩、插荆棘、设路障,已把盘山路拦腰截断,把跋陀师徒死死地围困在磨盘山顶。

跋陀却在作画。他已经沉浸在艺术思维的半迷糊状态中,如醉如痴,如醒如梦。道房遵照师父的叮嘱,准备好了画具、画绢和颜料,甚至还有用来化开颜料饼或是颜料膏的温水。他上山以前就在两个小葫芦里装了泉水,夹在腋窝里加温,这时水温正好。他拿出一个葫芦的温水,腋窝里还夹着另一个葫芦备用。他把师父绘画所需用的一切器物放在师父伸手可及的青石板上以后,还必须严防死守在师父身边,把他的行动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。只有磨盘山顶是名副其实的绝境,只有半亩大的空地,四面都是不可见底的深渊。嗣却必须借师父的浑铁禅杖,把守在盘山路最后

孤灯的火光 张一弓 著

孤灯的火光 张一弓 著

孤灯的火光 张一弓 著